世上最温柔的地方

□南京 田肃雨

我与书店的缘分,是从一颗糖开始的。

小时候镇上只有一家新华书店,铁栅栏门,店面倒是挺宽敞,两个阿姨成天不苟言笑。我那时不太愿意进去,我的乐园是书店旁边那个糖果摊,玻璃罐里装着五颜六色的糖。

有一天糖果摊没来,我只好在街边闲逛,不知怎么就走进了新华书店。我在书架间看到一本小人书,封面上一个人迎风扒着火车,眼神亮得像火,翻开书本,画里的人会动似的。我越看越入迷,心想糖没买着正好买书,于是那本《铁道游击队》就成了我的第一本藏书。从那以后,买糖的钱渐渐都换了书,小人书看完了看童话、看《故事会》。两个阿姨跟我也熟悉了,不再板着脸,还总爱跟我聊天,有时我蹲在书店只看不买,她们也不赶,只说一句:“慢点看,别把书折了角。”

后来我家也开了个书店。那时我读大学,假期回家就成了店里的伙计。爸爸带我到书市进货,一捆一捆往回搬,分类上架,累是累,心里却欢喜。看店也有意思:有的学生翻辅导书一脸苦大仇深,有的捧着小说偷偷乐,还有的站在角落里一看就是一下午。我记得有个男孩常来,每次都待好长时间,我从不催他,就像当年新华书店的阿姨不催我。有一次他买书差一块钱,我摆摆手说“拿走吧”,他愣了一下,第二天把钱送来,搁在柜台上就跑。店里没人时,我就坐在柜台后面一本接一本地看,阳光从门缝里漏进来,照在书页上,字都像是活的。我从金庸读到陈忠实,从汪曾祺读到沈从文,我的阅读速度和技巧大概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。

之前单位的后面就是一家大型书城。我中午总喜欢泡在里面,专业书看,闲书也看,历史地理、哲学经济、散文小说、天文生物,翻到什么算什么,看到好的就买下来。有一阵子迷上科普,蹲在自然科学区一看就是一中午,腿是酸的,眼睛却是亮的。

如今我仍爱逛书店,有时特意去,有时顺路转转。哪怕不买,只在书架间走一走,闻闻那股熟悉的味儿,心里就觉得舒坦。我想,书店大概是世上最温柔的地方,它不吵,不闹,不催你走,也不赶你来,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,你什么时候想喝水了,俯身就能掬一捧,那里藏着别人的悲欢离合,也装着我的旧日时光。

前几天在书店,看见一个小孩蹲在那儿捧着一本漫画,看得入迷。奶奶在旁边催:“走吧走吧,回家吃饭了。”他头也不抬:“等会儿,等会儿,就差两页了。”我站在那儿笑了,仿佛看见多年前的自己,也是这般蹲着捧着《铁道游击队》,舍不得放手。那一刻,我像是站在了自己小时候的旁边。

时光长,书店远,可故事还没完。那个蹲着看书的孩子,总有一天也会站起来,走进另一家书店,再蹲下去,再站起来。书店的价值,就这么一代一代地,在蹲下与站起之间,传承下去了。



逆光视野

□南京 华明玥

从一场大病中康复后,朋友阿仲成为观鸟爱好者,我俩的会面从此约在郊区水塘。离阿仲家不远的这片野塘,种着睡莲和菱角,到了秋天,菱盘已被采空,而塘水依旧温暖,大部分水禽没有南迁,尤其是那群白鹭,很稳定地栖息在这里五年了。

阿仲喜欢白鹭的聪明伶俐,它们一脚独立在水中的模样,也很有国画般的意境。她给每一只白鹭起了名字,“桨手”“三副”“博尔特”,都是依据白鹭的行为特征起的名字。“博尔特”是速度最快的白鹭,踏过菱叶去追一只青蛙时,它甚至不需要起飞,就能快出残影;“桨手”在空中巡弋时,擅长利用上升气流来悬停观察,它俯冲捕鱼时收拢翅膀形成流线形,入水深度基本上控制在20厘米;“三副”经常一足独立,另一足搅动底泥,等躲藏的鱼虾被赶出来,它的S形长颈瞬间释放弹性势能,闪电般刺入水中,一条小鱼已经在它的鸟喙间弹跳。“三副”还会向同伴学习翼展充分的大白鹭才会实施的“遮阳伞战术”,即在塘畔的岩石上张开翅膀,一动不动地在水面投下阴影,吸引喜阴小鱼前来,趁机捕获。

此时的“三副”,就像展翅独立的雕塑一样,一动不动,有着出人意料的耐心。

秋阳灼热,在我眼中,逆光方向的水面上晃动着无数的金星,犹如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,从眼前铺展到天边,这些阳光的反射点,与鱼鳞的反光很容易混淆,那么,白鹭是如何判定鱼在哪儿的?阿仲为我科普:这得益于白鹭的视网膜中含有双重视锥细胞,既能穿透水面折射准确判断鱼群位置,又能感知紫外线波段,据此识别鱼鳞反光,所以,它们反而喜欢从逆光方向突袭,因为,当水面“布满金星”的时候,鱼也看不见捕猎者翱翔的身影了。

最容易被干扰的视野,只要有定力,有绝招,往往藏着出人意料的时机。

家乡的“阿勒泰”

□盱眙 孙燕超

李娟笔下的阿勒泰集中展现辽阔、温柔的地域气质,美得让人心驰神往。

国庆节放假回家,高中同学打来电话约我去盱眙阿勒泰游玩。“什么?家乡也有阿勒泰。”我很诧异。

同学在电话里笑着说,你几年没回来,家乡变化太大了,盱眙“阿勒泰”已成了网红打卡地。

“太好了。”我两眼放光。

午后,我们驱车来到被称作盱眙“阿勒泰”的官滩镇金大圩,远山、湖泊、草原在此交织,一步一景,像走进一幅流动的山野画卷。这里没有都市的匆忙,只有风的自由、云的慵懒和山的沉静。

洪泽湖的风掠过金大圩的滩涂,风裹着湖水的清润,大片青碧草甸向着水天交界铺展开来,浓淡交错的绿草如同柔软绒毯,流云投下斑驳光影,在草地上缓缓流动。

一汪湖水静静依偎草滩,这是水草最为丰饶时候的盛景,成群的牛低头啃食,时而踱到湖边饮水休憩;白鹭、水鸟翩然起落,点点白影点缀在无边绿意之间,把苏北的滩涂酿成新疆版的阿勒泰。

流云投下斑驳光影,在草地上缓缓流动,水乡湿地生出一派辽阔草原的意境。不必远赴新疆,在盱眙也能撞见辽阔的旷野风光。

家乡的“阿勒泰”是诗和远方。

青石街 1717号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冬晴记

□山东临沂 李琳

天一冷,风就硬了。入冬以来,工作越来越忙,白天盯着电脑,看着不停闪烁的点光标,心里总像压着一团东西。大大小小的事堆在一处,扯得人紧绷,夜里睡不踏实,连叹气都悄无声息。

直到某个晴天,吃过午饭,走出灰暗的大门,一不小心,就撞进冬日的暖阳里。太阳低低地悬在淡蓝的天上,没有夏天的日光炙烈,温吞吞的。我闭上眼睛,抬头面对太阳,任由日光漫上来,从头到背,连同衣料褶皱里,都兜着一缕温软的亮。不用刻意想什么大道理,就安安静静地晒着。

天一下子敞亮开来,心里也变得透亮起来。我不禁想,有多久没有感受过这日光。晒着晒着,思绪变了,不像伏案时,件件事情都想要捋出头绪,实则是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。那些搁在心底的旧事,顺着暖意轻轻浮上心头。没有懊悔,没有遗憾,只是静静地回望,如同翻出压箱底旧衣衫在阳光下晒着,晒去霉味,再重新浸染上时光温润的气息。

秋收冬藏,草木尚且懂得收束,人又何必内耗自己,让原本就鸡飞狗跳的日子里多加一道拧不开的结?只能徒增委屈和疲惫。

此刻只想在太阳下,深吸一口气暖热的黄晕,闭上眼睛感受自然的馈赠。

日光渐渐倾斜,暖意一点点淡下去。往后的日子,依旧会有风有雨,有诸多难如人意的时刻。只是经过这一场冬晴的晾晒,心底多了一份安稳。冬日漫长,但晴光总会如期而至。只想,在人世间温柔地活着。心存一束暖阳,任凭风霜来去,自可从容向前。

菜肉馒头

□上海 陈茂生

隔三差五,早餐就是刚出锅的菜肉馒头,新鲜蓬松还有十几个褶,比速冻馒头有嚼劲得多;配上豆浆机刚制作的新鲜豆浆、一个煮鸡蛋,面对一桌子温馨贴己,就学着古人风雅凑作两句:“三杯二盏豆浆,鸡蛋馒头更香”。此时发“朋友圈”、视频号,立马涌来十几个点赞。若带几个参加同事亲戚聚会,进门便获“满堂彩”,自然乐此不疲。

尝试做菜肉馒头,缘于“‘皮薄馅多’并不难”的一厢情愿。起初对如何不破不漏完全不得要领,结果要么皮破要么歪倒,不忍直视。看教学小视频再加暗自琢磨,有次在公交车站候车,车站正对着一家点心店后厨,隔着玻璃窗看老师傅做馒头,“偷艺”数十分钟,误了三四趟车,再加几次失败的铺垫,有了一点心得。至于馅里带点肉,是为免于“素净如修行”的清淡;肉糜与白菜、青菜、香菇、木耳等为伴,在蒸汽的炙热温润中相互成就,终成那一口鲜咸。

年少时轻狂性急,凡事都想即刻有个结果,钉子当然没少碰,而在从面粉到馒头的捯饬中却多有裨益。譬如“发面”,看似如同幼时“捏泥巴”,却是温度、湿度和时间聚合而成的“化学”过程,鸡蛋可当“催化剂”。擀面皮更是关键的基础步骤,必须中间厚,周边放射性地均匀渐薄,馒头才会褶皱一致、中间过渡圆润。俗话说“馒头卖相好、吃口好一半”,原以为馅料多多益善,结果漏料渗汁,成了“一地鸡毛”,这才知道容多少馅料与“收口”手艺直接关联。从揉面到蒸熟上桌,耗时约一小时,还不算隔天晚上准备面粉、适量酵母粉、泡打粉、馅料之类的一阵小忙。时光就这么平静而踏实地过去。

说起“馒头”的来历,却有点骇人。传说当年诸葛亮带兵攻打孟获大胜。班师回朝时过泸水,即今日金沙江,却是骇浪拍岸夹有鬼哭神嚎声,三军不得渡。有谋士称此乃过往被枉杀的平民在喊冤,可杀蛮人俘虏以人头祭之。但诸葛亮说战事已结束,岂可滥杀无辜?下令人用猪羊肉和以面粉做成人头模样,代为祭之,江水逐渐恢复平静。此后千余年,有馅的包子就都叫“馒头”。如今华夏各地都有“馒头”跻身“非遗”之列,所以我也努力努力。

总有人问我:“老家北方的吗?”其实本人祖籍江陵、生于沪渎,吃泡饭酱瓜长大。只是觉得相比于做米饭的量米、淘米、加水等固定程序,拿捏面团的软硬干湿有一点“心中有数、手上有度”的奥秘,值得用一部分“老有所乐”的精力去探究。有次向熟人聊起那点事,人家沉吟片刻:“为几个菜肉馒头,花这么大劲,值吗?”咳,道不同……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